



山陽遺稿 文

二

和16
384
2



明正年正月十日購求

山陽遺稿卷之三
賴襄子成著

節女阿正傳

余西遊筑過赤間驛見其數十家瓦屋茅店依山傍樹烟火蕭條而已既而寓博多得聞驛有節女博多人松永子

登為余說甚詳云節女名阿正父曰七兵業農又釀酒家頗豐二娶妻皆先

死各生一女節女後妻出也初七兵年五十讓其家於外甥七左而別營舍老焉及病篤聚其族囑之曰吾命在旦

會同

和16
984
乙

取
33
分

山陽遺稿卷之三

文

夕而無丈夫子，唯有二女，以累公等，願養嘉右，妻以長女。至於次女，待其長，妻之於長，以承宗家之緒。嘉右者，其後妻弟也。長二者，七左之子也。親族相計，如其言，以長女配嘉右，使之子育阿正。阿正，天質穠粹，事嘉右夫妻甚謹。嘉右性無賴，不事事，日與其村馬盤。萬助飲酒沈湎，與義父所與田業，幾盡，親族交規之，弗聽。是時，阿正既長，長二亦弱冠，長二爲人質直勤恪，而連遇災患，產稍落，是以因循未成婚也。赤閒鄰邑曰勝浦村，村長半，五家甚富，爲其子源五擇婦，未得，聞阿正有才姿，欲獲之，會萬助因事來村中，語以其意，萬助心竊計，吾苟苟當此事，則借此翁

勢力，何欲不成，遂諾而歸，語之嘉右，嘉右大喜，欲不謀親族而許之。親族來謂，責其違舊約而規新利，嘉右患之，其明召萬助語，故且曰：爲之何如？萬助曰：請謀之。愚兄道全呼道全至，畫策曰：本村長善次，與半五聯職親善，託以媒介，使公然來請，奴輩何能相沮也。嘉右大喜，使萬助潛往授意，善次許諾，偕來決議，乃呼阿正告之，說以利害，阿正默然不答。良久曰：諸君爲妾計，妾寧不荷，雖然，阿爺臨沒撫妾而許之，二郎矣，慈心所屬，萬不可背，百事唯命，此獨不能從，淚與言俱下。道全等大怒曰：吾輩所說，不唯爲卿計，利於義父，施及吾輩，與有榮耀焉，舍此洪福，而慕落魄

之長二顛倒之甚嘉右又罵曰汝不肖此婚必有緣故意
汝已密與長三通也余必逐出汝二人阿正低頭不言万
助曰事已至此何必喋喋不如速捐吉納幣使善次閱曆
曰某日吉矣於是衆歡飲徹夜阿正向隅飲泣而已自是
梳粧皆廢家慮其有變更守之既而數日阿正忽洒然收
淚稍理髮醜面家意其改志防護寢解阿正乘閒沐浴裝
束入屋後炭燬以厨刀貫咽兩手據膝伏而死時年十八
矣義母方識覺其不在謂之隣隣曰近久不見二姐也歸
家周搜遇流血淋漓大驚嘉右時他適聞變馳至得遺書
二於傍其不以遺義父母曰兒初喪爺孃乃蒙覆育恩不

啻海山今段婚事已利父母又利諸親宜速奉命獨奈初
許嫁二郎近聞其生業漸落乘是時變而適他獨享富貴
是妾違遺言而負二郎也使妾不違不負焉則不孝於義
父母矣妾身遭此罹唯一死奉事不終多罪万恕其一
以遺長二曰妾身許郎君不須更言近乃遭勸適勝浦納
幣有日妾不任悲愴昨託人歎說一切不聽所託之人亦
反來勸妾無復有一人贊適郎君者也妾於是殊覺郎君
可痛也饒使妾遂成不義之婚身披錦繡口飽肥甘獨何
面目見人乎義父謂妾與郎君通殷勤亦宜然之疑矣然
實未嘗伸一夕之情郎君所知也特思許嫁義重又欲有

辭於逝者思彼念此，乃愁纏心，所以自殘，真見憐察。嘉右
憮然，乃助至，見其尸，竊罵曰：「執拗女子，自造罪孽，豈能成
佛哉！」遂告之善次，善次懼禍，教以狂疾，聞賄郡宰，事得寢
不問，實享和辛酉十一月也。物論驚然，而莫敢上聞。其後
十有八年，本藩儒臣竹田器甫嘗因臨館試詩，以節女詞
命題，自賦長韻，悉敘其事。藩侯閱詩，心異之，因密詢中外，
疾生母賢而有惠，其所隸小婢，亦間人也，呼而近之，訪得
其實，語之於侯，侯遣吏廉問，遂奪兩村長職，追咎當時郡
宰以下，黜罰有差，賜節女家白金，使存卹焉，以旌之云。
外史氏曰：嗚呼！烈矣哉！何正之為其夫也，而推其為心，亦

可憐矣。彼其生長荒山，破驛間，何所聞見，而其辨榮辱之
分，如是其明，何哉？蓋亦有不忍也歟。余多聞都邑婦女爭
託身富貴，以貧為恥，相聚而語曰：「某適某公矣，某嫁某君
矣。」或曰：「某當適某，改醮於某，轉禍為福矣。」嘖嘖然，艷慕其
榮，而至結髮偕老之情，繫乎不省，至與倡妓同見，而不自
知其為辱也。婦女猶可恕也，乃鬚眉戟張，豪傑自許，而有
愧於茜裙荆釵之人者，多矣。則何尤於邑人之以阿正為
顛倒也。男之委質與女之笄字也，等耳。余嘗檢筑紫野乘，
近古雲擾之際，武夫健將，朝事立花，暮歸大友者，比比皆
是，甚則觀其旗幟精彩，以卜去就，視去其君，如驛舍然，噫。

何其無情也。故夫所謂忠臣無他，有情於其君也。孝子有情於其父也。而節女有情於其夫也。唯夫有情，是以不忍。以其不忍，故能自忍於死生之際焉耳。余烈其節而悲其情，作阿正傳。

阿雪傳

阿雪者，大坂俠女子也。大坂為豐臣氏之墟，風氣雄闊，人尚任俠，多以俠著者。女子而俠者，獨阿雪。阿雪為長堀豪賈女，妾出，幼養於三好氏，亦富商，養男，欲與之配。阿雪惡其尪羸，不肖也，因誓不復迎婿。既而義父死，阿雪當家，性有俠氣，不事生產，學書及畫於柳淇園翁。又學擊劍，手搏為人白皙肥大，有膂力。常從二女子，曰阿龜，曰阿亞，皆拳勇。阿雪甫十六，而二女皆韶齡，無賴少年，見諸途，戲挑之，輒目二女搏而伏之，往往不能起。南郊蛇兒阪，當時甚荒僻，雖晝日，人莫敢行。阿雪嘗徑焉，有二偷兒，要之，欲攫其

佩擊什而過，因是一時喧傳，人物色避之。阿雪既無夫，欲爲仕女，得觀禁內，以善書爲長橋局女史者五年，頗諳宮庭故事。既歸，薙髮爲尼，居天王寺側，月江寺嘗以生母衣號菊水，所服皆用此，遂稱楠公正成苗裔。又以姓三好系出於長慶，於是自撰法名曰正慶，常穿白色法衣，仍與前二女輩遊戲。寺嘗開龕，士女群詣，會天俄雨，正慶買傘千餘，人給一傘，頃刻而盡。又嘗就寺大爲法會，延伶官張樂，齋供豐備，或問何故，對曰：我家關白秀次二百年忌辰耳。又竊捨金于方廣寺，曰：爲我弔豐臣大閤，其任誕類此。久之，產林落，築室難波村，老焉。買一棺懸之門，日會客飲酒。

一日冒暑出死街上，市人皆識是正慶也，爭告其家，寄尸平昔所買酒家，而斂以其棺，埋于幽泉寺，得年七十五。墓石雕爲雪及龜，與嵩石狀，今猶存在。蓋二女亦合葬云。外史氏曰：阿雪，世所稱小萬者也。同時南曲有歌妓善尺八，有呼者，輒爲女郎梳裝，插笛于腰，以往當阿雪俠名噪都下。至劇者演其事，不敢斥名，以其母名萬，呼以小萬，扮用南妓樣，因是訛傳。画者寫真，又依之云。嗚呼！阿雪不屑爲尋常婦女者也，而况混名媚人之倡妓，使或聞之，吾知其瞋目唾罵也。世之真假淆亂，多如此者。茶山翁得梁蛻嵩先生贈阿雪詩稿，珍之，使余爲之傳，因得覈其事。夫阿

雪之事不可以爲訓也。然當其時有婦女而丈夫者矣。今也則有丈夫而婦女者矣。余於是。有以卜氣運之盛衰。爲可慨歎已。

百合傳

東山在京師。爲最佳麗地。每到花時。綺羅雜遝。絲肉嘔啞。墮珥遺簪。相望於逕。而葛原最稱歌吹之海焉。
外史氏曰。余誦慈鎮風葛蕭騷之詠。未嘗不歎今昔之異。又怪彼秀麗所鍾。豈無才貌俱秀。增美山水者。而徒見粉黛成陣。衣香扇影。與霞彩相亂而已。蓋嘗聞之故老。葛原之歌樓舞榭。夾路而起者。四五十年前。未至如此。寶永中。有女子阿穀。作茶肆于祇園華表南側。喜作國詩。好事者。哀之。曰。穀葉集。阿穀養一女。曰百合。二女皆以才藻名聞。公卿間。冷泉黃門。殊眷遇之。至召見之。而百合之事。最有

足傳者

百合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江戶人也為人明慧絃索鍼
黹一見輒解既爲阿穀所養習其母所爲喜好吟咏日著
茜裙捧茗供客而偷閑輒手筆研花香鳥語隨觸入題性
不甚裝飾而天姿娟秀潔白淡粧常服楚楚動人過者無
不畱連都下貴介豪富子弟多屬意者少年自喜者或傳
粉顧影以求當其心百合不顧也百合有所素暱德山某
者爲幕府士人子爽俊人也因事流寓都下落魄不能自
活百合爲之傾竭心力因得不乏如斯者有年有孕生一
女清好益篤會德山氏宗家嗣絕族人議取某繼之乃使

使者齎書來迎某乃欲與百合俱歸百合辭曰妾與郎君
綢繆十年一旦萍離蓬斷極難爲情耳顧郎君畫錦攜婦
人以旋恐招人指目某固要之曰吾飄泊客土得不遺溝
壑以致有今日皆因卿力今一旦富貴而遺棄糟糠余不
忍也百合固辭曰妾忝過愛寧不踴躍欲從所以不能奉
命者抑郎君承重宗祧當選良聘儷路傍花柳何堪攀折
卽奔從纏綿不唯玷辱郎君施及祖宗妾深懼於心饒使
憐充側室風波中起牽累郎君是亦妾所逆憂也妾日夜
籌之熟矣則一日之訣離所以全十年之恩情郎君珍重
妾生死自此辭矣幸勿復以妾爲念也某不敢強乃欲攜

所生女去。百合曰：郎君少壯，更伴新人，前途多福，不患無成行。遶膝之樂矣。妾既辭郎君，誓不見他夫，獨守青燈，賴有此一塊肉，見此猶見郎君，并之附去，何以消日。某遂舍女而去。百合自是益自脩潔，一意撫養其女子，母笄，相依爲命。女稍長，又有才情，名曰阿町。百合常謂之曰：汝父士人也。汝珍惜其女兒身，勿自輕視也。常欲爲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生，又住葛原，賣書畫爲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獨心奇之，終以女與之。女又習其夫所爲，頗解繪事。夫妻終日伸帑舐墨，以琴酒自娛。釜甑生塵，晏如也。百合視而喜曰：吾事畢矣。無幾，何病死，後數十年，有一士

人自關東來，問池生，置其僕從而入。會生他適，獨妻在，出應之門。士人問曰：夫人，池君之室乎？妻曰：然。然則吾與夫人爲同父異母兄弟。吾德山某之子也。吾欲與夫人相見久矣。山河阻絕，徒有神馳。今幸因公事來此，得遂宿志。請自今數相往來，以敘匪他之情耳。妻曰：妾亦聞此於亡母矣。然亡母誠妾，慎勿相通問。今雖荷厚意，不敢違遺命矣。士人失意而去。池生後終以書畫成名，海內稱大雅先生。先生之配玉蘭，與之齊名。人比之伯鸞之孟光，實爲百合所生。百合有遺集，與穀葉竝傳。余友奧道逸，獲百合自書散稿，其書灑落道逸，猶其人云。

外史氏曰、余數遊東山、東山僧月峰爲余語百合甚詳、余初知百合爲才藻女子而已、焉知其有識有節、又具知人之鑒也、余視今之富兒俗漢、浮慕大雅之名、爭購其筆墨、使此輩遇真大雅、當面錯過耳、誰如百合之識之於風塵中也、如百合者、可不謂奇女子哉、余恐後人以百合與今之倚門賣笑者、同年而語也、作百合傳、

高山彥九郎傳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畧通大義、爲人白皙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餽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爲、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卽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黽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

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踴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踴可踴凹處而過，其人蹶起竝呼曰：誰踴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欄笑曰：止焉。正之

喑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返，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已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卽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爲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游道極廣。

公候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淋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爲世所重、而直己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求荅曰、吾館子、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戶、何辭荅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荅、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摠

刃、深入尺許、卽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旣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聞、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

疑為不軌之民、寃矣、予故畧敘所聞如此、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疑為不軌之民' and '寃矣']

古川翁傳

古川翁、備中人也、倜儻有大畧、喜地理學、學無所承、少小浪遊海內、抵奧羽、渡鰐浦、窺蝦夷、究筑紫薩隅、至鬼界境、其間雖攀鳥道、涉洪波、大濤重嶺、饑困舟殆、覆溺沒、自若也、寫山谷形態、隆然窪然、及所眺覽、樹如薺、波瀾如織、狀如工画者、尤喜尋近代戰爭之跡、觀其攻守勝敗所由、以鉤股法、揣遠近高卑、不失尺寸、著圖說、鑿鑿有據、嘗罵世以兵名家者曰、此輩煮芋不辨熟否者、焉可施實用哉、寬政中、越侯當路、注意海防、親巡視關東諸港津、聞翁名、遠召致、欲有所詢、其子從往、及入見、又欲隨入、翁曰、何為、曰、

大人平生與人談甚口、今日宜自收斂、翁啞然大笑曰、使此公果聰明如所聞、則吾雖萬脩飾、一見洞視、不能然而受吾欺、又不足畏也、既入、隨問指畫、應對如流、侯大奇之、尋受命釐正武藏五郡圖譜、稱旨、遂欲祿翁、使人以意喻翁、翁哂曰、吾老矣、不習折腰事、直歸築室其鄉岡田村、有一老松、自號古松軒主、軒外多種桃花、杜門著書、咏歌自娛、門前一水、架板爲橋、平時撤之、曰、勿使俗物來淆我、嘗謂人曰、大丈夫生無事時、已不能與彼盆玩富岳、白山、沼視太湖、茅渚者、相周旋、已矣、今世所謂薦紳先生、不足供偏裨用、以吾所識、某某差可耳、翁至六十、三都諸名士爭

贈壽言、翁卷而懷之、往示於人曰、一輩無用物、可打疊入迺公隻袖中者、然喜與儒人交、聞其談論、有會於心、亦低首稱服、翁長面脩頤、語氣澆沈、人望而知其爲偉人、一画匠爲作肖像、翁視而頷頤曰、未免帶酸氣、何不爲大姦雄樣、其任誕如此、

外史氏曰、余十六歲時、翁來遊藝、以與先人有舊、來過、手寫海內輿地、及四鄰畧圖、來贈於予、且曰、聞豎子頗可告語者、願爲此學、予時有疾、不得時見、而翁卽去、余熟玩之、與世地圖大異、不画州郡界、特示山川脈理、畧畧州名於傍而已、余因此得識海宇大勢、已而遊四方、有以驗之、及

隸數家課耕勸作租額未立有命特賜一町於多賀谷氏世世勿有所與焉嘉其功也蓋佗邑亦有墾闢者糜官錢鉅萬延以歲月纔能底成翁此舉出於己策取乎己貲未嘗有煩於官雖因其地勢或易爲力抑亦偉矣余自吾父已識翁省鄉之次過得相見翁足跡不出其鄉無佗嗜好獨以奉上濟物爲心自奉儉朴不類豪民所以能成此偉舉也翁請余記其事于石余以病廢仕放浪客土不能報涓埃於父母之邦視翁所成寧不慙慙然因翁以得不朽其隻詞於本土亦所自幸也於是不辭而爲之銘其詞曰

維潮與水日戰交綏非海非陸厥地棄遺爰疆爰理畚鍤雲飛非澤於家唯國之滋過潮延水祭土之神伐鼓鏜鏜百吏臨焉
公曰汝功錫汝一阡襲萬子孫莫之或刊彼汰弗思酒酒漁色失厥舊業新之敢得克菲乃食致力溝洫噫乃孫子視茲所述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西大寺因寺成邑舟船所輻湊在前備為一都聚著稱遠
近西大舊為犀戴相傳
後鳥羽朝改之或曰不然足利尊氏東上時所改蓋武人
不識字認音濫呼或文檄副急苦其點畫稠密故從簡耳
寺安觀音像像造於天平勝寶寺建於寶龜之八年僧安
隆者遇異人兒嶋海中授以犀角曰投之水隨其所沈可
以興寺從之即今地是備前二水皆自伯作來南抵兒嶋
其東者襟州治而西者帶寺波水衝齧日夜不休而基礎
屹然邑屋鱗次倚寺而宅者千餘家犀之戴焉非虛言也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西大寺因寺成邑舟船所輻湊在前備為一都聚著稱遠
近西大舊為犀戴相傳
後鳥羽朝改之或曰不然足利尊氏東上時所改蓋武人
不識字認音濫呼或文檄副急苦其點畫稠密故從簡耳
寺安觀音像像造於天平勝寶寺建於寶龜之八年僧安
隆者遇異人兒嶋海中授以犀角曰投之水隨其所沈可
以興寺從之即今地是備前二水皆自伯作來南抵兒嶋
其東者襟州治而西者帶寺波水衝齧日夜不休而基礎
屹然邑屋鱗次倚寺而宅者千餘家犀之戴焉非虛言也

當□烈公之汰諸佛場此在所不廢烏知非資其堅全以鎮壓方面也哉寺四更造最後壘石于岸益固其垠今寺主正翁又與諸檀越謀新作石門于南岸上柱栢梁楨皆石爲之而起樓架其上柱周丈有六尺高稱之取材近邑一柱載須舟二隻助費者七十有二人槩係邑人勦工於文化丁丑今茲己卯粗成巖立雄峙遠望可識自今而後凡舟船之上下者認焉繫泊高帆危檣群聚於慈雲之下不慮風水之患犀戴之名於是益實而邑與寺相須其稱益著可知也夫天平寶龜邈矣足利氏改寺名而降兵亂相踵幸備之士者更赤松山名浦上浮田數氏寺牒所紀

歷歷可指而寺獨依然如舊大士像一木片能閱千載之治亂况石門乎未可知其更歷幾千祀也余故不辭正翁之請而書其事于石亦將自託不朽焉爾昔蘇子瞻作蜀都大悲閣記謂其官四方未得歸而想見其處備鄰吾藝省觀所由余無官羈得以涉其處而睹其成寧可無紀耶遂繫之以詩曰

南海大士騎犀之背坐鎮斯邑經於百代維犀頭角斬焉其出其影照水罔兩逃逸角一而已折爲四柱猶之大士一身千手

玉堂琴士碑
琴士、姓紀、浦上氏、諱弼、字君輔、世仕備前藩、屬其支封內、
匠君、數役江戶、雅解音律、最善琴、偶見古琴、傾囊購獲、蓋
明人顧元章物、背有玉堂清韻字、遂自號玉堂琴士、琴士
常謂漢謠不入國耳、因欲被琴、以催馬樂、樂廢既久、取之
村野所傳、又考舊志、參互相驗、更得數曲焉、寬政甲寅、辭
仕、得肆志四方、初娶市村氏、先卒、有二子、選遜、於是攜琴
與二子、東遊、會津、侯客禮聘、待改其廟樂、乃畱遜仕焉、置
選江戶、而獨攜琴、漫遊、東窮奧羽、西至筑肥、最喜平安山
水、召選共居焉、日事遊覽、推髻褒衣、鬚鬢鬢然、負琴而行、

玉堂琴士碑

琴士、姓紀、浦上氏、諱弼、字君輔、世仕備前藩、屬其支封內、
匠君、數役江戶、雅解音律、最善琴、偶見古琴、傾囊購獲、蓋
明人顧元章物、背有玉堂清韻字、遂自號玉堂琴士、琴士
常謂漢謠不入國耳、因欲被琴、以催馬樂、樂廢既久、取之
村野所傳、又考舊志、參互相驗、更得數曲焉、寬政甲寅、辭
仕、得肆志四方、初娶市村氏、先卒、有二子、選遜、於是攜琴
與二子、東遊、會津、侯客禮聘、待改其廟樂、乃畱遜仕焉、置
選江戶、而獨攜琴、漫遊、東窮奧羽、西至筑肥、最喜平安山
水、召選共居焉、日事遊覽、推髻褒衣、鬚鬢鬢然、負琴而行、

雖士女雜沓處、逢倦輒憩、人環指目之、不顧也、衣必綿布、無副嗜酒、不多飲、朴器瓦皿、肴核隨有、醉則鼓琴、又寫山水、請畫者、以酒潤筆、輒欣然點染、氣韻高渾、猶其琴也、以文政庚辰九月四日、病沒、年七十六、葬本能寺、而建碑于嵯峨、其所常遊也、所著有琴譜、及詩集、雜記、傳世、而琴藏於選家、選字春琴、善畫、遜字秋琴、解音、皆淵源於琴士、琴士自獲琴、行任坐臥、無不與琴俱、嘗爲人誤墮地、損其一角、卽痛哭累日、蓋以琴爲命也、故以自號、又字其子、琴在琴士亦在也、何以銘爲、而吾所以銘者、與春琴交久、其請不可辭也、銘曰、人邪琴邪、抑水耶山耶、山水之韻、寓於琴

而著於人、人雖亾耶、不亾者存焉、我我焉、洋洋焉、何病吾文之不能傳其人耶

良山後改東伯本貫筑前林田人爲箕浦氏幼喪父弱冠
來秋月養於佐谷氏配以其女東遊京師學醫於和田翁
既歸成婚生一男乃僕是矣已而喪偶又自知其性不堪
羈絆也謝其義父以佗人自代以次及僕而自復箕浦氏
出遊寓備後三年多請治者復適京師和田翁欲養爲嗣
賦一詩辭之去遊江戶以生母齡老不欲久遠遊歸寓赤
馬關請治者蟻傳爲妬者所毀去寓長洲娶溝口氏又生
一男曰竹次即久之攜妻挈遊伊勢其歸也得見先生也
臨終謂僕曰曩以刀銘託賴子是不必復相煩煩以吾墓
銘予謂知士信者莫若管先生士信不敢請焉耳然管氏

兄弟集各有送士信詩所稱述頗悉足以不朽士信又何
以余文爲至於刀銘余已諾於士信矣雖士信有言不敢
不果乃今而後作刀銘以附古人挂劍之義雖然銘刀所
以銘士信也銘曰

百鍊之鐵工精器珍截妖斷邪可以防身脫室而飛所
至吐光非如鄭刀遷地不良中道鋒折化歸黃泉雖乃
沈埋其氣衝天

山陽遺稿卷之三

畢

山陽遺稿卷之四

父來辭言文事和善辭蓋其辭賴裏而子成著今聞其

二碑因來藉月曰孟溟學醫非其志不嫌其父也及歲暮

矣友北村孟溟墓碣其墓下以揚泉志而吾亦下以志憂

美濃人學於我者其才皆可育育而各有成其可有成而

中道斃者北村孟溟是也孟溟生穎敏髫齡從後藤世張

受句讀能讀船來書無和訓者課之詩有奇語勸之就我

學又學醫於河越氏來我塾不過月六再所作史論立意

超卓行文明澁詩雖不甚刻意能言其所欲言吾望其有

成也己而數月不來今聞其獲疾歸其鄉若手村死年僅

二十而地實文政丙戌四月廿日也葬邑之東光寺先
塋聞北村氏以農豪於閭里寺亦其祖所建有美竹佳樹
環擁其北而南則良田彌望皆北村氏族有也孟溟之疾
請其父養病讀書於寺而不能起云其父曰維德請於世
張及神田實甫曰吾家自父祖未嘗有讀書者也今得此
兒吾雖不知其才與否聞諸君屢稱之心竊喜焉今則已
矣或得賴先生之銘其墓可以慰兒志而吾亦可以忘憂
二人因來請且曰孟溟學醫非其志不敢違父也及病篤
父來猶勉言笑嗚呼吾惜孟溟惜其才而無年也今聞其
有至性如此可惜更甚悽然成銘銘曰

美其貌粹其神而薄其氣之分天賦之有縮與伸乎平疇
交風良苗懷新有秀而不實如若人乎

文滅質如小野氏者爲最少矣豈非翁所率哉抑亦拙齋先生遺風也余與翁交雖日淺相聞已久而相得如此當速應請而是歲余亦喪父在制三年己卯展墓歸至岡山孝卿與其叔泉藏就我館竝申前請因得詳其狀曰翁諱方字仲直通稱猶吉祖考諱寬正無男養侄爲嗣諱正竝翁其第三子屬二兄皆夭遂當家爲人和毅靖曠與人議論不合至形辭色而事過乃坦然御家人不咎小過不褒小善無他嗜好唯嗜書壯歲喪明猶使兒輩誦讀聽之逢澀滯處輒覆審析其義往往精當傍喜作國詩又善棋凸凸其子之脊以分黑白摸而下焉不愆一道黠客或暗亂

行試之未嘗受濫云配山田氏生二男一女長爲孝卿名務次男夭一女適藤井氏喪配繼以其妹生三男嚴佳令二女一夭翁沒於丙子七月五日實爲文政十三年年五十八翁雖喪明其優游和易享享壽考而止於此何哉因銘之曰

唯昧於目故明於心壽雖歉乎子弟如林天之乘除誰道不均安此佳城利汝嗣人

事爲二途，甚至以好事廢務，敗產聞翁之風，可以警矣。余與翁別三年，而得翁計實文政壬午九月六日享年六十七，葬于邑興禪寺。翁諱爲盛，字文龍，號殿峯，通稱吉右衛門，有三男，長爲禎，仲爲尚，皆先死。季鐘，二女，長適中野氏，次在家。鐘嘗從余遊，今爲嗣，以書來請曰：先子在時，每言吾眼所閱，遍天下，而晚得賴先生焉，則先生宜銘其墓矣。翁善畫，多從學者，又善刻印，公卿侯伯時徵其篆雕，世多知者，故不著，著其最大，而人不及知者，遂銘之曰：居商之衢，爲文之郵，不澗不流，獨勤衆愉。吾在翁廬，見賓友書與米鹽簿，如獺祭魚，翁與吾別，書月一臻，催報如逋。

必得乃欣，嗚呼可以知其爲人矣。人謂之敏，吾服其篤，所以使人不讓，况骨肉乎。

最廣然行之既久，不無壅滯，及其交換有司，不時給銀，是以富商相顧亦不可置鈔。鈔日賤，銀日貴，尾路爲藝大港，船沽買易皆資於銀，而銀不足以運物，文政甲申港長老聚議，有波橋翁沈策請貸公庫銀自保，以某月返納，乃榜於才場，大收鈔給銀，出厘十五萬兩，而鈔價即昂起，私藏銀者，亦奉高法，開通公私共濟，盡如翁所策，廢賜銀益時，與云翁有心於斯，斷其所籌，盡人或危疑及見教，皆服去此，亦止。

山陽先生遺稿卷四
五
其公二遊善至以於事廢務數歲間窮乏可憐矣
其公別三年而得茲計實文政壬午九月六日享年六十
七葬于邑興禪寺翁諱為盛字文龍號殿峯通稱古右備
門有三男長為禎仲為尚皆先死季繼二女長適中野氏
次在室繼曾從余遊今為嗣以書來請曰先子在時每言
吾願所聞遍天下而晚得賴先生焉則先生空銘其墓矣
其善實多於學亦以善刻印公州侯伯時備其篆隸世多
知者故不著者其最大而人不及知者遂銘之曰
心跡人不歸及骨即為流不流獨勤衣輪吾在銘處見實
必歸心於此如河如海其真處人莫不歸心於此其美也

渡橋翁墓碣銘

方今列藩皆有銀鈔如山陽一道數鈔錯行我藝鈔流通
最廣然行之既久不無壅滯及其交換有司不時給銀是
以富商相顧亦不肖置鈔鈔日賤銀日貴尾路為藝大港
船沽賈易皆資於銀而銀不足以運物文政甲申港長老
聚議有渡橋翁決策請貸公庫銀自保以某月返納乃榜
於牙場大收鈔給銀銀出厪十五萬兩而鈔價即昂起私
藏銀者四萃商旅開通公私共濟盡如翁所策褒賜銀蓋
特典云翁有心計善斷其所籌畫人或危疑及見效皆服
多此類也翁諱忠良通稱貞兵衛其先藝鳧郡人曰彌三

郎者據宮原砦因氏焉屬小早川氏有戰功後隱爲民世
代不詳至考傳兵衛幼孤流寓尾路冒母氏渡橋貧甚翁
自童年爲人僕役纔得生存既長主管一行鋪鋪三易主
翁拮据廿餘年未嘗失誼於各家主多其勞舉鋪業歸焉
乙酉歲七月十四日病沒年五十六葬于邑千光寺配細
谷氏亦賢助翁成家有八男二女長子茂兵衛嗣次榮助
爲倉田氏所養一女適川北氏餘在家翁爲人恂恂然而
其中精明沈毅沉容衆好爲人救難賑困而口未嘗言故
雖狡猾難使者常效用焉而不能欺也臨終戒嗣子曰吾
所爲在我可耳汝勿傲焉抑財不可常守欲守者非愚則

陋也吾特欲有積尺寸効涓塵於國而百不償一汝尚體
此志嗣子謂諸弟父所愛因請之處分翁曰是在汝及葬
會送者千餘人其爲衆所畏愛如此邑橋本元吉嘗謂余
翁如蛟龍居池不得大展其才是或然也翁使其第三子
謙藏就余學以狀來請銘銘曰

訥而辨萬口皆瘖積而散厥量海涵市厥門水厥心其謂
若人歟有書填於胸無毫補於父母邦吾其無怙怩乎翁
哉

大倉翁墓銘
大倉翁名某，字某，居某。其先京畿人，來寓蓮瀉。祖父時，分田產於少子，居本邑。即翁父也。後視兄家落，返其田，曰：吾可賈以計活也。性喜施，而貧無以逞。有二子，長即翁，次喜八。住江戶。翁於是慨然誓必成富，以逞父志。日夜勤厲，而父逝矣。負券萬金，乃益感奮。邑為北地，一都會，多大賈，每物價高下，人人聚議。翁笑曰：我寧以身，不以口。輒親赴其所，驗虛實，可取取。

大倉翁墓銘

田傳
余嘗謂古豪傑皆善治產，如馬文淵，雖不遇光武，亦能自樹殖。士之口經濟而不能自活者，非實才也。今聞大倉翁事，益自信云。翁越後芝田人，諱道貞，稱卯一郎。後襲父稱定七。其先京畿人，來寓蓮瀉。祖父時，分田產於少子，居本邑。即翁父也。後視兄家落，返其田，曰：吾可賈以計活也。性喜施，而貧無以逞。有二子，長即翁，次喜八。住江戶。翁於是慨然誓必成富，以逞父志。日夜勤厲，而父逝矣。負券萬金，乃益感奮。邑為北地，一都會，多大賈，每物價高下，人人聚議。翁笑曰：我寧以身，不以口。輒親赴其所，驗虛實，可取取。

可與與未嘗遲疑而要彼我兩利曰知己而不知人者愚也遂至累鉅萬藩侯賜許謁然自奉儉素雖多僮指猶躬薪水至沒不改無佗嗜好野史使子弟讀而聽之辨與亾之由曰古英雄皆敦信義信義始於骨肉其第窮且無子遣少子嗣助殖其產文化中越大饑餓死者多翁陰賑救之私語其子曰今而得成父志爾恨不使目之因泣天保庚寅臘月十九日病沒年六十九娶本閒氏生十二子長男利安稱儀兵衛次首次養於弟曰喜七五女其三嫁米氏乙川氏加茂氏其二贅壻分產一男二女夫鄉人安田幹伯識余佐藤德裕學於余竝請余銘其墓德裕父嘗

謂翁商賈中之良將也惜不使據大都通衢則所成當不止此德裕亦記翁言曰人老當益厲精不當以貧富易節易節是率子孫汰也信乎其言之彷彿文淵也余則惜其才之用之商賈而已銘曰

尚空談而不實試學所以棄也多議論而少成事政所以墜也吾安得起翁與語古今之異耶

已盡其心於翁其堆積者皆腐肉朽骨也擠之地獄亦所
不恤特恐翁之心亦在詩卷中長留天地間雖有天堂無
復可生也則師何為邪雖然翁吟哦自娛非世嘔心肝以
求名者比故詩成槩不畱稿畱者此筆而已且當翁把此
筆沈吟也有既命意而停手者矣有半吐半含者矣烏知
其心之殘膏賸馥不尚在此中哉則師當讚佛於此而賴
子亦當銘焉銘曰
風花雪月隨手而結又隨手散歸於造物萬結萬散一因
汝筆藏汝於土先我之骨勿為芝菌勿為蟋蟀吐彩學吟
徒倍罪孽惟吾與汝懺悔於佛非敢必願其同成佛也

楠部子春墓碣銘
賀藩提封最於諸鎮金澤市司管其山海之利事務浩繁
雖市有宿老其專幹事者數員擇才望充焉有楠部子春
居其職歷事十二尹至有令凡事如金五郎所戒子春其
字金五郎其通稱也諱肇号芸臺父諱定賢本能登鳳至
郡農來嗣歸山氏後娶早川氏生子春幼聰慧三歲能作
字亂而讀書或言學無益於產父不肖甫十九父疾病遺
言曰吾祖本楠氏胤業商非志吾欲得人託後使汝復姓
成名於上國也家貧不遂汝其體我志子春自是益發憤
刻苦多來學者而痛節衣食終能興產成家如父所言造



父神主出入必謁父箱筐所藏弄物不忍移動開視輒愴
然其自儉至單套一領終身不改性補綴狼藉而數恤人
窮無所顧惜貧時庸書得紙盡以寫經後置書至府下無
匹性強記精敏嘗承尹旨條理局內舊簿數百卷易於檢
例書學歐法善擘窠大書潘侯嘗召觀作八大字縱筆揮
灑墨瀋飛污近侍衣侯激賞稱善後再召則病作召其子
邦勞問差劇賜金數片遂不起年六十一實文政庚辰九
月廿九日也葬于野田山塋子春在職發宿弊祛姦蠹遇
事敢言而簡靖謙和數建白旌孝義至躬訪察之人畏愛
之及葬會者千餘人娶匹田氏生三男四女長男爲邦次

弼純二女適人餘夭養豐田氏子爲嗣以邦別建楠部氏
成先志也然子春不能迂居上國者上司倚賴不寫遣也
邦學於余來乞銘其墓銘曰
系出忠義才備華實跡微績巨利澤被物

北條子讓墓碣銘
北條子讓，慕唐陽城為人，自命一字景陽。嘗徵余書其說，時酒閒不遑，詳其旨，諾而未果。而君病沒於江戶。後九年，其子進之，寓昌平學，計建墓碣。來請曰：「在先友伊勢韓聯玉最舊，管翁嘗託之銘，未成。翁逝，韓亦踵沒，使翁在必更託之於子。先人亦領之也。余與君同庚，又前後同掌菅氏塾教，余辭君就，如代吾勞者，且進之在東，所識鉅匠匪鮮，乃遠求於余。余寧可辭，况有宿諾於君乎？」君諱讓，通稱讓四郎，號霞亭。又天放生，志摩的屋人。其先出於早雲氏，後仕內藤侯，侯國除，曾祖道益，祖道可，考道有，皆隱醫本。

北條子讓墓碣銘

北條子讓，慕唐陽城為人，自命一字景陽。嘗徵余書其說，時酒閒不遑，詳其旨，諾而未果。而君病沒於江戶。後九年，其子進之，寓昌平學，計建墓碣。來請曰：「在先友伊勢韓聯玉最舊，管翁嘗託之銘，未成。翁逝，韓亦踵沒，使翁在必更託之於子。先人亦領之也。余與君同庚，又前後同掌菅氏塾教，余辭君就，如代吾勞者，且進之在東，所識鉅匠匪鮮，乃遠求於余。余寧可辭，况有宿諾於君乎？」君諱讓，通稱讓四郎，號霞亭。又天放生，志摩的屋人。其先出於早雲氏，後仕內藤侯，侯國除，曾祖道益，祖道可，考道有，皆隱醫本。

邑考娶中邨氏生六男四女君其長幼喜讀書考以次子
立敬承家聽君遊學入京及江戶學成一藩侯欲聘致之
會聯玉來借遊輿以避之又寓越後南歸爲勢林崎院長
院藏書萬卷因益致溪博素愛嵐峽山水就其最清絕處
縛屋挈第俱居囊研壺酒蕭然自適歲癸酉遊備後訪常
茶山翁翁欲畱掌其塾諮之父父令勿辭福山藩給俸五
口時召說書尋特召之東邨給三十口准大監察將孥東
徙据北山邨舍三年罹疾不起實文政癸未八月十七日
享年四十四葬巢鴨真性寺君爲人癯而哲隆準眼有光
嗜酒風神脫灑而循介不苟合友於諸第交友有終始至

一同醉之情或終身不忘而治己端慤不自欺嘗曰學無
益於己與人猶不學也學主洛閩而輔以博覽患東邨士
習駁雜授小學書欲徐導之未遂而沒尤善詩敘實而不
俚使事而不窒清勁如其人有霞亭摘稿涉筆嵯峨樵歌
薇山三觀及杜詩插注等配井上氏爲管翁姪生二女皆
矢養藩士河邨氏子退爲嗣卽進之余重進之之請已敘
吾所知又就嵐峽訪於其舊識僧僧曰吾驟往見其焚香
靜坐不見甚讀書也作詩亦不甚耽吁乎君蓋欲自驗其
所學者也其慕陽城豈非慕其雖求適己亦能濟物哉不
然烏能舍其所樂而役役以沒也是可以繫君之心跡矣

銘曰、
處則孝友、出則忠盡、接物以和、行己也峻、唯不遇事、遇則必奮、展矣景陽、於陽是憲、天假之年、頽俗可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銘曰', '處則孝友', '出則忠盡', '接物以和', '行己也峻', '唯不遇事', '遇則必奮', '展矣景陽', '於陽是憲', '天假之年', '頽俗可振']

嚴山子文冢銘

嚴山子諱正武、字子德、嚴山其號、通稱主計、彥根藩士、眞壁氏之子、出嗣、藝子孫世爲儒官、住京、曾孫南湖、與從弟學於京、而仕於藝、子孫世爲儒官、住京、曾孫南湖、與從弟景山、分門給職、南湖曾孫君弼、無嗣、臨沒、養子德、子德塊獨、抽先世書、讀之、時遊京、儒間、最後來見余、余常傷、無以報、父母邦、得子德、大喜、相勉、以實學、子德益發憤、誓振家聲、供國用、其業大進、庶幾有成、而一疾不起、實天保辛卯、七月十九日、年履三十一、葬南禪寺先塋、而舊鄉同學友、收平昔文稿、及退筆、埋諸彥根長久寺中、樹石焉、合辭來

請銘於余、余惜子德之無年、而喜其有友也、揮涕銘之、
琳珉厥質、昆吾厥心、而發之厥文、金纜聲矣、而玉未振也、
乃祖之鄉、距茲匪遐、魂乎尚相、從湖之厓乎、

山陽遺稿卷之四

畢

山陽遺稿卷之五

賴襄子成著

管公畫像記

管公之廟祀北野、由於贈褒、宰府為其所遷、且薨、併其裔
曹家廟、皆所宜有者、然而七道州縣、無不有祠、苟讀書學
字、雖亂臭之兒、知敬奉之、畫其影像、幾乎家置、人藏、紉藩
士、吉田重氏家有一像、覺其有異、不敢私藏、寄之江戶一
神祠、參河鳳來寺主實圓僧正、實重氏兄、因終奉之、寺、寺
多子院、其一曰寶泉、僧正命焉守之、自是實泉世掌其祀、

百有餘年、近者院主念實嘗侍其師病於它院、忽省神像、無守者可虞、走歸取之自隨、無幾何、實泉災、闔院蕩然、而神像儼在、是文化四年九月事也、事傳遠近、香花奔波、今院主咸實修其裝新之、周請四方文士賦詠其事、而求余文記焉、有客難於我曰、管廟既係朝廷祀典、不可私祭、私祭、淫也、使公有知、寧歆享之、况區區文詞、無加於公、而適足褻之、且夫公之威靈能守已影於九百餘歲之下、使祝融不能施其虐、可謂偉矣、而不能自救其身之遷、謫於生前、何哉、余曰、子亦知蘇子瞻之論韓昌黎乎、曰、公之神在天下、猶水在地中、無往不在、其精誠能開岳雲、馴鱷魚、廟

食百世、而不能回主之惑、弭臣之謗、使其身一日安朝廷、所不能者人、而所能者天也、今管公之德業百倍昌黎、神在無不在、而靈能其所能、曷足怪哉、諺曰、天滿大自在、蓋是之謂爾、而學於文者、私之以爲文之神、夫神非文之所能、而文爲神之所愛而寄也、各述其敬慕、雖連篇累牘、或其所不厭聞、所以余亦不辭而贅之、夫人之身、有彼我、有生滅、而其神則貫萬古而同然、念實之精誠、卽公之精誠也、余因此有感焉、公際遇寬平之時、欲遏衰勢、興治道、而其志不遂、衰亂相踵、直至於天文元和之際、否極泰開、以施於今、雖不能盡如其志、然亦少酬矣、而其基實始於

此州像之歸焉似非偶然者非邪併書以諗成實使因夫
民來詣時有諭焉

此州像之歸焉似非偶然者非邪併書以諗成實使因夫
民來詣時有諭焉

登發行莽記

備前武元景文善詩及書嗜古書蹟自號曰登登庵登登
蓋打碑聲也已而破產遊四方寓我甄數月臨去求余文
記其菴曰吾之去期在明日請速成焉今辭曰吾素拙於
文今記子之菴寧可一日而成之哉景文曰吾庵乃行菴
也吾無妻子無田產至此國輒有此舍至彼鄉輒有彼次
弛擔卸笈解橐而陳之書籍在左筆硯在右目之曰行庵
是菴可一日成也則子之記之不可一日成乎余曰記者
記也故記其處記其時記其材與工記其大小廣狹否非
記也今子之所謂行菴者吾不知其在於何處乎成於何

時乎、何材乎、何工乎、大乎、小乎、廣乎、狹乎、吾將何記、雖然、
吾且妄記之、曰、行庵在於所在、成於所成、無所取材、無所
役工、或大或小、或廣或狹、無不如意者、有不如意者、立改
成之、故高堂大廈、子之莽也、華門圭竇、子之菴也、山之椒
庵也、水之濱菴也、桑之陰、石之翠、亦菴也、舟亦庵也、輿亦
庵也、夫然、四海之內、無行非菴、菴亦偉矣哉、其成也、無始、
則其毀也、無終、山之蒼蒼也、水之泱泱也、傳諸十歲、目為
子之庵、誰曰不可也、夫土木之偉者、宮而阿房、殿而未央、
臺而柏梁、亭而沈香、殫天下之力、塗億兆之膏血、以為古
今之觀、莫偉乎此、而其在止於一處、其成之時、與毀之時、

曾不能瞬息焉、則比諸子之行庵、亦蟬蛻蠅蝶耳、今有蟬
蛻蠅蝶、阿房未央、柏梁沈香者焉、而吾得文以記之、雖求
之急、迫焉可復辭也、景文笑曰、是可以為記、

登登泛菴記
登登行菴倦於行、改行爲泛、自長碕傲舟、泛海而歸於備、
終遊寓京、攝號曰泛菴、客聞而笑之、曰、柱於地而屋之者、
菴也、名之曰行、斯以異矣、名之曰泛、不亦異之甚乎、且其
自肥之備、自備之攝之京、所乘而泛、皆傲於人者、不得自
占爲菴、尚可自名之乎、故菴則不泛、泛則不菴、二者無一
可也、山陽子曰、子何尤焉、子徒見彼剡木剡木者、謂之泛
耳、殊不知有家用國者、忽興忽廢、忽沈忽浮、孰非泛者、四
嶽三塗、陽城大室、譬之江海、其不一姓者、不猶舟乎、故皇
王帝霸之業、自坤輿視之、皆泛也、九州之外、裨海環之、裨

登登泛菴記

登登行菴倦於行、改行爲泛、自長碕傲舟、泛海而歸於備、
終遊寓京、攝號曰泛菴、客聞而笑之、曰、柱於地而屋之者、
菴也、名之曰行、斯以異矣、名之曰泛、不亦異之甚乎、且其
自肥之備、自備之攝之京、所乘而泛、皆傲於人者、不得自
占爲菴、尚可自名之乎、故菴則不泛、泛則不菴、二者無一
可也、山陽子曰、子何尤焉、子徒見彼剡木剡木者、謂之泛
耳、殊不知有家用國者、忽興忽廢、忽沈忽浮、孰非泛者、四
嶽三塗、陽城大室、譬之江海、其不一姓者、不猶舟乎、故皇
王帝霸之業、自坤輿視之、皆泛也、九州之外、裨海環之、裨

海之外如九州者九而大瀛海環之則雖坤輿亦泛也而何尤於葦哉呂氏之書謂泥古而不通今者爲刻舟求遺劍故世之推移猶舟之行而人更主之猶行旅僦舟也而自名曰秦曰漢曰魏曰晉曰唐宋元明登登子何獨不得自名焉哉昔者張志和敞漏其舟而不能自脩理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是志和未免有物我之念爾吾試與子升伏水之墟以望浪速之津如瓜之皮者如鴨之背者如葉浮者如胡蝶之蜚于塋者如林木蠹者皆登登子之泛葦也興至則乘何不可往又何不可來而又何敞漏之患使志和目之其必神竭而意沮自愧其泛之不廣也

庸詎病於子之嗤邪客莫以荅遂書其言以爲泛菴記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黃葉亭記

備前閑谷鄉校建於烈公時為百餘年誦絃之地吾聞其
 地在藩府東北羣山中林壑幽邃其師生皆安其處而樂
 其業呶唔之聲與松風泉韻相答暇則相攜逍遙山水間
 蓋校舍之東兩澗合流者樹最老石最秀顧而樂之乃併
 力置一亭以為游息之處偶見藤公定家小倉山亭圖以
 其結構小而易辨也頗規模之名曰黃葉亭以亭成於季
 秋且取公黃葉之詠也既而請吾父書其扁而使余記之
 余以為天地之間凡有采色者皆可以悅人目而華葉出
 於天造錦繡由於人為其優劣固判然矣古曰五色使人

目盲故眩於錦繡者不知華葉之真可悅也余嘗按藤公
事跡終始爭亂之世位至二品官至納言而憂愁不滿之
意常形於言詞豈其奔競之習未能免於事勢耶吾恐其
心目所屬不離紆青拖紫之間而何有於木葉之黃哉今
閑谷諸學士處無事之世踐明主之跡仕其名而隱其實
講道山谷無所外慕則所謂寒雨之深朝朝而深者諸學
士乃得實驗而專有之黃葉之名於是乎爲不虛焉余將
歸省吾父其必枉路於閑谷仰烈公之遺構退從諸學士
於亭上重論天造人爲之分將有日矣此記足以爲先容
歟所以不辭也

夢硯樓記

龜山氏爲備豪族曰松伯秀者美丈夫而喜文嘗思置佳
研而未獲夢有來售一古硯紫色質潤厚可盈握論價未
成俄然慙悵惘竟日遂名其書樓以夢研而請余記余曰
思而夢之固其宜也殷王思治而夢良弼今夫研亦文人
之弼也而其良者爲甚難獲今子夢之安知不有惟肖者
來左右子也名樓志思亦燕王築臺致士之意耶使子真
好之其至可竢也使子徒浮慕假想之雖至不能獲也葉
公畫竜而駭真竜子之於研得無亦然乎夫硯之曼質膩
理拊不畱手孰若彼如凝脂者研之色澤潤麗如割琳腴

孰若彼秀可餐者。硯之眼目明瑩嬌媚如活鵝鵝。孰若彼善睐宜笑曼睩騰光者。彼解語而此不言。彼先我意而此須我扶持。則其於可愛用也。有間矣。而子之所夢寐在此。不在彼。余有以知子之處。心不俗。非世紈袴子比也。余觀世之紈綺子。輾轉反側於朝雲暮雨之思。斛珠聘焉。金屋貯焉。不啻錦囊琉璃匣。而恩情一缺。捐之路傍者。往往而然。不足怪也。彼所謂可一日三摩挲者。以其嫩爾白頭面。皺變愛爲憎。奚若此溫潤之物。愈老愈佳。肌膚色澤。畢生可親哉。子真知其可好。而力求之。將見下巖尤物。奔就子之樓。與子之墨。相戀不捨矣。寧特曰夢之云爾哉。伯秀笑。

曰先生豫爲紫雲爲媒。始歟。願書置樓上。以爲他日證券。

+

移山亭記
 移山亭者小野翁所以名其居也翁嘗遊近郊見一大石
 似富岳者愛之也聚其鄉民移之亭之前遂扁以此名而
 屬余記之夫亭之勝石之奇諸名士之題詠備焉余復何
 言余知翁好談近古事余亦嘗修私史於足利織田之際
 頗為詳也翁亦記鹿苑公東遊觀岳之事乎又記總見公
 之伐甲斐亦枉路觀岳乎夫此二公者削平禍亂鋤犖豪
 傑意之所向則雖蟠據數國難拔如山者移彼置此如奕
 碁然其於名山苟知愛之寧不欲移近諸其居哉而不能
 不僕僕然涉千里而就觀焉今翁以二公所不能移者置

移山亭記

移山亭者小野翁所以名其居也翁嘗遊近郊見一大石
 似富岳者愛之也聚其鄉民移之亭之前遂扁以此名而
 屬余記之夫亭之勝石之奇諸名士之題詠備焉余復何
 言余知翁好談近古事余亦嘗修私史於足利織田之際
 頗為詳也翁亦記鹿苑公東遊觀岳之事乎又記總見公
 之伐甲斐亦枉路觀岳乎夫此二公者削平禍亂鋤犖豪
 傑意之所向則雖蟠據數國難拔如山者移彼置此如奕
 碁然其於名山苟知愛之寧不欲移近諸其居哉而不能
 不僕僕然涉千里而就觀焉今翁以二公所不能移者置

諸階除之間、朝夕坐臥、縱其娛玩、不亦偉乎、而余安得不奮筆記之也、或聞而咲曰、二公之所不能移、山也、翁之所不能移、石也、惡乎同、夫人力與物形、小大各宜相稱、翁之石、卽二公之山也、苟寓其意焉、何問其小大哉、抑人之愛是物、無不欲常有之、不唯欲常有之、無不欲傳之子孫也、二公已宰海內、謂山河皆我有、而不能禁其分裂於身後、是無他、據衆人之所同欲也、如翁之石、則非人之所同欲、而已之所獨愛也、故一移之後、無復他移、傳之世世、頽然長存、題曰小野氏之富山、而人莫之或爭、以是言之、優劣得失、蓋達者之所能辨已、吾將以此爲記、欲翁之子孫、每避

人之所同欲、而守己之所獨愛、不獨此石也、則亭其永不墜哉、

歌聖堂記
歌聖堂者藤井機園所以祭人丸也初機園過所識家見其祭蛭子覺其像有異拂塵煤諦視之蓋人丸也以示鑒古者以爲昔者頓阿上人手刻人丸像百副散落人間是其一云機園懇請獲之安諸堂中而吟咏其下遂顏以此名請余記之夫人丸永言娛情忘其形骸寧料後世有頓阿者雕其面目鬚眉至百副之多哉頓阿刻像自寄景慕寧亦料後世有機園者收而祭之以名其堂哉然機園適獲其一而已其九十九不知各在誰家恐皆錯認以爲蛭子三郎耳物之遇合出於自然而有數存其閒焉噫亦奇

歌聖堂記

歌聖堂者藤井機園所以祭人丸也初機園過所識家見其祭蛭子覺其像有異拂塵煤諦視之蓋人丸也以示鑒古者以爲昔者頓阿上人手刻人丸像百副散落人間是其一云機園懇請獲之安諸堂中而吟咏其下遂顏以此名請余記之夫人丸永言娛情忘其形骸寧料後世有頓阿者雕其面目鬚眉至百副之多哉頓阿刻像自寄景慕寧亦料後世有機園者收而祭之以名其堂哉然機園適獲其一而已其九十九不知各在誰家恐皆錯認以爲蛭子三郎耳物之遇合出於自然而有數存其閒焉噫亦奇

山陽先生遺稿卷五
矣或曰機園善和歌喜古雅澹秀之致蓋沿草庵之流而
溯古今萬葉之源其夢寐歌聖非一日故有此奇遇焉爾
在機園固爲欣幸矣而在像不可知其爲幸與否也夫其
巾而坐手有所執肖矣而歌聖所執摘藻之筆而蛭子所
執釣利之鉤也故蛭子濁歌聖清蛭子俗歌聖雅雖然較
其氣焰勢力則歌聖不能及蛭子之方一何者祭蛭子則
致貲巨万則世不絕祭歌聖則不過善哉三十一字終身
學爲蛙鳴蟲啼之聲故橫目之民莫不知蛭子之可祭而
祭歌聖者十万人中一二人而已使此像終冒稱蛭子則
酒肉羞奠隨在不乏一經機園之鑿呼曰歌聖也當其在

機園之堂則享一瓣香之供矣苟離其手誰保其不餒哉
賴襄曰然雖然使像有知寧餒而歌聖不飽而蛭子也遂
書爲記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挹翠園記

藝備之海多灣曲非佗海國太豁露者比而尾路為最焉
 鴈嶼與陸對者喚之可磨屋瓦如鱗帆檣如林與山光水
 色相出沒邑人往往因地勢治園莊而熊谷氏之挹翠園
 推為第一焉歲甲戌余省鄉而還園主士晉要余遊焉園
 在邑東北踞山枕野方十餘畝其東面而敞者曰春曦堂
 連其後者曰麥浪軒下軒北行左右皆花辨曰百花逕逕
 盡得松林林中可憩者曰松濤亭自亭南行抵山麓山泉
 所注環以楓樹曰秋錦池循池而登山石錯列曰伏虎巖
 巖之上栽梅十餘株曰香雪坡下坡而東蒙密崎嶇得稍

平者爲花園曰擷芳塢塢之下卽堂也坐堂而望所謂如
鱗如林者皆在几席下士晉敦實喜文自其父祖脩治此
園久而不廢故其觀深杳渺俯仰可樂非他家所及也士
晉請余記之諾而歸京會余移居銅駝坊塵事蠲集因循
不就忽匝一歲士晉數以書來促嗚乎余自來京師凡三
移居皆僦屋街巷中無隙地可栽竹木朝夕所見紫陌紅
塵車馬綺縠而已乃回首西望想見園之山光水色欲挹
其一片翠以灑吾心目寧易得哉遂書此以荅士晉且謝
余之宿諾非得已也

擷芳園記

招月亭記

亭名招月月可招也與哉今夫月離離然出東嶠入西嶺
月自行其所可行人豈得招而致之哉人之與人相招也
必潔其酒肴祭其灑掃折簡馳价盡其礼意猶且有不來
者而况於月乎然世之愛月而欲招致之者多矣有層樓
傑閣彫欄畫棟以招月者月不月至也有珠箔繡戶金尊
綺筵以招月者月不月至也何哉絲竹爭奏酒肉雜陳語
笑紛麗而簪珥縱橫銀燭之烟薰蒸滃勃假使月來乎亦
必踵階而止至戶而退路阻逡巡不能流光筵席揚輝帷
幔以荅主人之意是不招以其道曷尤於月之不來乎吾

讀王摩詰詩云獨坐幽篁裡彈琴又長嘯深林人不識明月來相照夫月豈獨厚於摩詰乎招以其道焉耳今亭主人亦摩詰之徒耶以吟哦代絲竹以琴書代簪珥竹檻葦簾以代畫棟繡戶移燈屏燭以招呼月月乃惠然有來造主人之膝照主人之面襲主人之鬢鬚胸襟戀戀而不肯去直至興酣詩成鐘鳴漏盡然後退可謂招月之亭不負其名矣或曰亭主人雖能招月而致之而月不能言也相對終夕無乃寂莫乎曰不然李太白不云乎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亭主人對月而坐懷其平生所慕曰某人亦觀此月矣某人亦爲此月所照矣其面目鬢眉彷彿乎現於前是亭主人已招月而致之又以月爲介以并招致古人也何憂其寂莫耶余因記之使人知亭之所招不獨月也亭主人姓小野字泉藏一門儉素唯嗜書亭其讀書處也

也。譬諸人，猶彼不能自築室，而僦人之屋者乎？子之家於此，四世百有餘年，屹爲里閭之望，則所居之巢，其所自有，豈鳩居之謂哉？僕莫以荅，願得先生之文，解之，賴子曰：子何不荅之曰：吾之家，非吾有也；吾父有家，吾僦而居之也；吾父之家，非吾父有也；吾祖有家，吾父僦而居之也；蓋世之有國家者，孰不謂是吾有，而不知其爲祖宗之物也。敗亾接踵，職是之由。今子之巢也，其墉其戶，皆子父祖所以綢繆而授子，子得以禦民侮，子不敢自有焉。慎居而授之子之子，子之子，子之孫，皆居焉，而不自有也，則鳩居之巢，雖百世不墜矣。而筆之與香，實其桑土也。以此記子之堂。

可乎。伯肅拜曰：可哉！足以垂訓。遂書贈之，且言曰：子之遠祖次郎，先登陷陣，策名亂世，而子父子乃以毛穎之工，爲明時之倡。吾不知其所造之筆，鋒芒利用，何如次郎之劍也。文武雖異，其有樹立一也。夫鳩者，鷹之所化，以鷹之鷲悍，而時至形化，則錦翼文頸，穀穀然爲勸農之聲。鳩居之以文工，繩祖武，亦隨時而化者也。

山陽先生遺集卷五
松窻記
葉子韶號其莊曰松窻而徵記於余余之來長崎子韶與
其子子咸請余館焉余得以弛負擔焉焉得而不記抑余
寓之匝月矣莊之所有四時草木之花實繞檐夾階掩映
窻櫺者不可悉數也而顧獨以松名焉者何哉子韶蓋愛
之云爾夫松之可觀者蒼髯鬱鬱而已非有紅紫可以娛
於目也非有甘酸可以爽於口也非有芬芳馥郁可以快
於鼻也子韶果何所愛哉且夫衆人之所愛而已亦愛之
其所以愛可喻之於人也人之所不愛而已獨愛之其所
以愛之雖已之口不能言之况借他人之口以言之耶余

松窻記

葉子韶號其莊曰松窻而徵記於余余之來長崎子韶與
其子子咸請余館焉余得以弛負擔焉焉得而不記抑余
寓之匝月矣莊之所有四時草木之花實繞檐夾階掩映
窻櫺者不可悉數也而顧獨以松名焉者何哉子韶蓋愛
之云爾夫松之可觀者蒼髯鬱鬱而已非有紅紫可以娛
於目也非有甘酸可以爽於口也非有芬芳馥郁可以快
於鼻也子韶果何所愛哉且夫衆人之所愛而已亦愛之
其所以愛可喻之於人也人之所不愛而已獨愛之其所
以愛之雖已之口不能言之况借他人之口以言之耶余

欲言子韶之所以愛松而名其莊不亦難乎雖然余察長
崎之俗有以知子韶之意矣長崎之俗奔競躁進艷慕榮
利寧破其產而求達其官務誇耀一時而不念子孫計是
喜桃李而不愛松柏者也子韶愛松其必與此輩異矣余
視其所種之松皆蓬蓬然稚而矮者其凌雪霜而貫四時
將期之數十年後是亦可以知其計久遠而不苟媿也莊
之得名意其在此歟且夫長崎交易紛華之地而子韶父
子所職據其要喉妖艷瑰麗之物心苟愛之唾手可致四
方遊士挾其管絃奕棋凡百技巧以娛人耳目者接踵累
跡焉而子韶乃獨引迂闊古拙如余者而優遇之衆必指

而笑曰彼何所可愛哉嗚乎是亦非以其磊砢多節無媚
衆之態而有獨特之操也耶以其愛松故見類松者亦愛
之焉爾余代子韶言其所以愛松又言其所以施及於人
者蓋爲子韶解嘲且以自解也數十年後人之與松兩得
無恙再來遊此將見彼蓬蓬然者皆成老龍鱗擊空凌霄
將與子韶共撫而盤桓之

尤長火技、遭遇事變、拔擢興家、今之第其所新築云、余見樓之下、架置巨銃大礮、而宴飲之際、時聞丸聲、則子弟講技其圃也、君沈靜寡言、接物溫和、余未覺其異、既而聞之於人、警聞始至、闔鄉繹騷、計不知所出、尹分遣將吏、扼海口諸堡塢、而君特當其要害、尹問君何以爲守、君對曰、以死而已、嗚呼、吾是以知君之所以大過人也、余嘗修私史、歷觀古英雄豪雋之成事、無他故也、唯能斷然超脫死生之際、而籌畧材技、皆由是出、後之人、徒艷稱其籌畧材技、而不知其所由出也、夫死生亦大矣、而不能累其心、其心之湛然不動、可知也、不動則明、明則能照、是以成敗之勢

百變於前、而見機制安、每出衆人意表、夫何事而不成、彼其不能成事者、皆迷溺眩惑、生死利害之中、而不能超然其外焉耳、故君之平素、非必異於人、而人之所不能及、自有在焉、猶此樓之不甚高、而能瞰視山海、歟、超然之名、非獨樓爲稱也、遂書以爲記、

如斯亭記
其後河大甲西道蓋集五州之水所成余自肥入豐凡若
溪若澗水石潺湲踏石而渡者槩皆係河之源而至於日
田稍合而大矣既而泛舟赴筑屈曲高下百折而西漸西
漸闊及米城北則茫洋如海豐之官船運粟長崎者數百
艘重疊追逐於河中而不患相抵觸其大也如此余寓日
田邑多富人杜氏山田氏為其最而山田子竜尤稱有智
計能當其身致鉅萬云其家後抵河新起亭臨焉邀余飲
其上水波之光浮動軒楹間顧而樂之子竜請余名之名
以如斯蓋取之夫子川上之嘆夫子所謂如斯者喻德之

如斯亭記

筑後河大甲西道蓋集五州之水所成余自肥入豐凡若
溪若澗水石潺湲踏石而渡者槩皆係河之源而至於日
田稍合而大矣既而泛舟赴筑屈曲高下百折而西漸西
漸闊及米城北則茫洋如海豐之官船運粟長崎者數百
艘重疊追逐於河中而不患相抵觸其大也如此余寓日
田邑多富人杜氏山田氏為其最而山田子竜尤稱有智
計能當其身致鉅萬云其家後抵河新起亭臨焉邀余飲
其上水波之光浮動軒楹間顧而樂之子竜請余名之名
以如斯蓋取之夫子川上之嘆夫子所謂如斯者喻德之

不可不勤也。夫人之殖德與其致富一也。一者何哉。曰積而不息而已矣。吾於是。指於河曰。子之成業也。夫亦如斯歟。其始營營屑屑。不擇細利而收蓄之者。如斯。併受溪澗也。其早作夜思。無作輟。無勤惰者。如斯。經五州。歷數百里而不休也。其閒未必無小得失。蹉跌而終不變其志。則斯屈曲高下。百折而必西者也。故今之業。洪裕洋溢。濟衆潤物。包含一切。幾乎與河爭雄。皆由積而不息焉。爾使其無積而有息。則何能致此。而何能享此。亭之樂哉。子之子孫。坐斯亭。觀斯水。每思子業之如斯也。則庶幾能守其成。不窮不盡。與筑後河終始乎。吾將以此爲記。嗚呼。此豈止子

童家爲然。大於子童家者。亦得吾說思之。無往不如斯也。

上田氏松樹記

余西遊往反皆過防防之臺道村有上田翁翁家一松樹薩侯所手植蓋家當官道爲西海侯伯所憩薩今侯之爲世子童年東上亦芾翁家手抽道邊穉松戲栽之庭際付翁善視之翁愛護長育逐年漸包侯已當國東西往還輒過而問焉侯齡壯強而松亦成鱗今之偃蓋重重過檐者是也侯嘉之賜之蕉布翁心榮之嘗請皆川老人記之亦索余文余曰異哉翁之所爲也余此行亦遊侯之國矣侯之國專西南一隅疆跨三州擁屬城一百有二而琉球貢賦不與焉其士民繁庶卉木蕃育多他州所不及者余自

泉關南沿山緣海左右皆松行翠陰中二百餘里以達國都其富於松亦如此何必憶翁家之一株哉且薩侯舍其三州百有二城之地而拳拳於人之掌大之庭是必無之情也翁之所爲猶持勺水而增巨海以誇其勞不亦可異乎余將何記之嗚呼余得其說矣當翁停薩侯駕也翁主人也掌大之庭亦爲已有侯羈旅之人也三州百有二城不能攜其一撮土也雖祭戟如杯騶從如雲吾見其惘惘可憐於是以其掌大之庭借之於三州百有二城之王而有德色爲長育其所種又從而歌咏之余以此有知天地之間人各有分物各有主雖王侯之富有時不能不假借

於匹夫也侯之褒賜翁非賜也償也侯忘其貴而翁忘其賤一松樹而二美鍾焉是可記也且翁全家文雅其女其孫皆嫻翰墨贅婿嗣業終身不知離別之憂日相共團爨於松陰婆娑之下是又足以使薩侯視而羨之也是尤可記也遂記

